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七〇冊目次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八卷補漏居寓言一卷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啓刻本

一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明〕茅瑞徵撰
舊鈔本

三〇七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總畧一卷

〔明〕王在晉撰
清鈔本

三四一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八卷補漏居寓言
一卷

〔明〕顏季亨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國朝武功紀勝序

斯編顏生所著述也上

昭

聖祖 聖宗之令德下顯

名臣各將忠忠獻事

必創造無干其實語不

必因襲要之振采洋溢

乎大觀也哉顏生肝腸

如雪意氣如雲胸中如

星辰之羅列筆下如風

雨之迅遶則又不盡乎

博書善筆庚子春讀禮

屠家生持其鄉賦受業

師孫翰編今南北是業

伯淇渙年文書來執經

予門拜甫畢生出已未

刻窓梳若干首精光射
人不可嚮邇予見而異
之極加稱賞知生能棄
簪纓參其尊人暨山翁
游燕市以予通家好時
相過從補生所遺經史
子集及手著序記題傳
命予刪正一展卷間如

河漢而無極也知生博
學兼工古文辭戊申秋
暨山翁捐館生遍祀三
茅九華諸名山為亡父
俸冥福歸舟道白下視
予予以問翁生涕淚盈
兩嗚咽不能對旁有客
備道其待疾時咬臂割

肉煮湯啖父刺血禱神
願以身代種種奇行人
之所難予聞之大爲傷
悼驚歎贈以詩文美焉
知生孝癸丑夏生以外
侮內訌糾喙無已避居
金陵明年喪子遂樂與
黃冠者游盡得中洲彭

道人接氣接命之秘楚
中張國手大藥小藥之
傳喜而告予云知生通
玄理庚申辛酉間生一
再至留都顧冢宰鄰初
語予曰生神于太素
切壽夭貴賤徵往驗來
纖悉不爽晏給諫懷泉

亦稱生藥可起死回生
術能返老還少奇矣哉
技至此乎予亦謂所知
曰生文章可華國經濟
可匡時令兩有不及而
僅僅以方術救世且祇
能遍大矣吾望可若何
知生才高智圓大用大

效小用小效無所不可
雖然此尚不足以了生
也生名曰噪生跡日歛
歲聿云暮風雨淒其忽
來別予予聞之故生曰
管韓伯休逃名藥肆僞
爲兒女子所知輒弄藥
去小予亦同是意今知

者衆矣不去何爲請以
詰朝它往但談道用藥
之餘

孔亟轉念前事之不忘

後事太師也遂過薤集

我

國朝征討成案彙爲武功

通考世編以乞善師片

言弁其首予讀而歎曰
有是哉我

祖宗東攻西討南征北伐

舉無不克動輒全勝

覽昭然已事具在凡茲

文武邊臣皆按成法

則倣之書紳銘座以朝

翻暮閱左思右維則亦

何難

市生又可藉手以頌

今上之威武無外矣最慊

適予意者篇中獨于歷

歷死難忠臣聞揚殆

此又捐生軀報

國之本謀不獲見之身而

姑先見之筆者耳予因

併述素所知生者以爲

序

天啓元年辛酉臘月旣望

金陵朱之蕃呵凍手書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

目錄

洪武九征

征巫黨案

征偽漢案

征偽吳案

征方陳案

征胡元案

征偽夏案

征梁王案

征沙漠案

征洞蠻案

永樂三征

靖難上案

靖難中案

靖難下案

征交趾案

征北虜案

宣德一征

征漢王案

正統三征

征北虜案

征麓川案

征閩寇案

景泰二征

征瓦剌案

征廣寇案

天順二征

征石曹案

征字來案

成化六征

征套虜案

征廣蠻案

征流通案

征建夷案

征掌變案

征土達案

弘治三征

征土魯案

征火篩案

征羣寇案

正德五征

征流賊案

征諸理案

征江盜案

征寧王案

征江彬案

嘉靖七征

征哈密案

征諸虜案

征軍變案

征土搖案

征安南案

征賊苗案

征海倭案

隆慶一征

征胡虜案

萬曆三征

征倭初案

征倭終案

征倭前案

征倭後案

征播始案

征播末案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目錄單

後附補漏居萬言

征倭初案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一

延陵後學章春臣顏季子輯著

征巫黨案

慨自胡元入主中國。以夷亂華。天下大勢。幾于裂冠而毀冕矣。人心痛憤。似不可一朝居者。傳至順帝即位。日久荒淫失德。災異屢見。邊境熾然。盜起有司。莫可誰何。至正辛卯。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有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黃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隻眼。而徐顥斷黃之兵端自此起。是時顥則劉福通。新則壽輝。徐則芝麻李。寔為叛首。而合之者。方國珍。陶之陳瑄。范之趙普。騰川之明玉珍。與孟津毛貴。道州周伯顏。汝南李武童。劉崔德。山東田豐。河州倪文俊。應時而起。者踵相接。然其有知偽吳張士誠。稱最強。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羣雄割據。戰事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初有師巫彭祖。以妖術惑人。兩淮間。俞廷玉。左君弼者。皆其麾下。將彭祖既為元兵所殺。妖衆解散。君弼結黨廬州。以書招廷玉。廷玉知不可附。拒却之。偕廖永安等。各率眾泊州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杆寇盜。君弼切齒。統兵力攻。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急求解圍。意欲有所屬會。我

太祖從滁陽王郭子興。已定和陽。就所歸。僑生馮國用。問計對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師儒弱。不任兵請先拔之。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悅之。已決策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適廷玉等遣使納款求援。願率舟師來附。得報甚喜。遂定渡江之計。先是子興生濠之定遠。素精積著。至傾邑屬元。卒人思亂。詭言太興子興忽心動。因大出囊裝。椎牛酒結。納豪勇。歲壬辰。羣盜起。子興從里中少年孫德崖。崔牛酒。結納豪勇。歲壬辰。羣盜覺。率僕劍趨濠。為門者止。以為間謀。欲加害。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置帳下。俾長十夫。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上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子興日益愛敬。語其妻張夫人。以所附馬氏女為妻。即高后也。已徐之。敗將彭早。作。均用各以餘眾來。德崖等納之。早任頗有權。舉子興與相善。而德崖獨結好。均用日事。由掠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控子興乘偶出。寨而縛之。置諸寨。上適從他部歸。或言事。臣測宜匿。止曰。郭公吾生父也。丞馳至家。知其為德崖縛。急以語早。早任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梳之矣。已以元兵

圍濠急。乃解營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時起義兵助元
攻濠者。大亭也。攻不克。兵皆潰散。大亭獨擁三萬衆屯
橫澗山。上以計取定遠張家堡。隨至山寨。命花雲等夜
襲破之。悉收其兵。攻下滁州。後彭趙爭權。而關彭中流矢
死。趙因併彭。故部曲專據濠州。而衛子興狼戾益甚。上
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乘間說曰。公曾困彭城南。趙濠若
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
詳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濠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
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濠。而上所部已三萬餘。士壯
而整。子興大悅。已悉于曉。建兵權使夫子他將。歸
賂張夫人。語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均用股掌。公畏
朱公子而舍之。今舍之。吳託也。子興雖悟。是後。生益精
力。每戰輒有功。甲午元兵圍六合。其帥遣使求援。於是帥
師東救之。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
乘隙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
以計紿之。乃歛兵入備樸。糧遺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
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
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元兵大至。欲攻濠。上設伏澗
側。令再成伴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
濠城得完。會濠飢。子興聚諸將定策。上聞。即寄旅城。誠

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令計取。
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民兵三千。皆勇敢。可以難。警左
裨衣青。衣伴爲元兵。腹背懸之以四索。馳載賞物。聲言廬
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
衣兵千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
絳衣兵即鼓行而趨。破之必矣。子興稱善。命張天祐湯和
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再成將絳衣兵繼進。倉
青衣兵就食他道。失期不至。絳衣兵見過期不舉。失期。
軍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守將急閉城。以飛橋縱兵出戰。
再成不利。中流矢走。追兵越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救
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追兵遇。急擊之大敗走。追至小西
門。湯和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守將乘夜遁去。遂據城。再
成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報至。白前衆已陷。役子興大
驚。假又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時兵皆出
城守。備卑弱。上謀合滁三門兵千。南門外使填塞街市。
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
者。上謂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疑我怯。故殺之以滅口。
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使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子
興從之。時猶未知和州已叛。命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
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上乃入城。撫定。報子

與遂遵命。德和陽兵召諸將諭曰：諸軍破和陽，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擄婦女，當悉遣還。于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旣德大兵謀斷出諸將右，因定策渡江，爲取金陵計。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尚不意巢湖有集舟師，結水寨自保之。水軍將肯以舟楫助我，乙未夏五月，遣使間道來納款，遂率諸將以兵往取之。永安等水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柘城，聞君弼勾合池舟賊趙普勝及元將蠻子海牙大集樓船，分兵圍截得湯和等，砍蘆束葦縱火焚舟，退兵解圍。始脫敵險，取道小港而出，苦水涸，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趨和陽。六月朔，誓師渡江，北風順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常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大呼一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拔采石，併乘勝取太平，受郡將吳昇帥衆降，用其計籍鄉兵，選稅戶，令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張榜通衢，戒輯軍士，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等獻言：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不在遠，徒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

殺，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平伐天下，不足平矣。衆曰：金陵宜取狀。上厚遇之，令預密議，丙申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使南北音問絕不通。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搗之，旣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敵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矣。因進取金陵，諸軍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就擒復釋而用之，降兵五百人皆號勇，悉置麾下，多疑懼。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寢榻，備盡屏去，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臥侍。上解甲酣寢，建旦曉懼者始索時政，金陵五百人從國用先登陷陣，賊兵將山直抵城下，由公誠有以感之也。諸軍拔柵競進，守臣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之。金陵遂定。上稱吳國公謀攻鎮江，欲將徐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政使定罪達等，頃首請死，乃已。已命達率諸將往攻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明肅，城中殆不知有兵。云是後先除僞漢，次滅僞吳，再定方陳，已決計北伐。至上即大位，爲洪武元年，賜君弼書并歸其母于所守陳州，乃始大悔悟，感泣數行下，因納款出降，以了巫黨一大公案。顏季亨曰：自古國于天地，無過揖讓征誅兩局，堯一讓而

舜舜再讓而禹唐虞繼見可再不可三故湯放桀武王伐紂不得以仁易暴較民水火漢高除秦滅項悉去殘苛約法三章與民更始庶幾近之唐宗宋祖遐哉莫及獨我聖祖高皇帝生值元季君淫臣橫逆理亂倫人生其間恰似鳶躍魚飛天下淵上不成世界孔子大聖人也春秋固有周天王在尚得寄空名爲共主且兢兢惟恐被髮左袵心欽管氏子之功高極口噴噴稱誦不置况當夷虜入主之末流乎其痛憤深惡可勝道哉雖以堯舜生斯時亦不能戒戢征誅矣濟之臣弄權擅威禍邪術者倡亂羣盜如蝟毛而起剽劫公行焚廬奪廟潰財民失倚望莫能救職會胡師分下各境臨濠州聲攻城而遠達不遠惟是事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擗亂民上獻俘民以故恨刺骨焉然思亂我聖祖目擊時艱雖託身皇覺寺已憤然于貪官汚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兵權既握能自己耶矧胡虜之運不能百年秦桀之興必多憑藉如滁陽王郭子興者識真龍于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有天下繫誰之力然竟亦屢濱于危寧惟是初入濠幾爲門者所害即既入和陽突爲孫德崖軍所執幸德崖亦見執于子興因遣大將軍徐達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乃始得脫噫嘻

亦險矣哉議者謂子興視帝如左右手操有妻妾婿也子者恩德高厚超越尋常萬萬顧物無兩大中道而殂三子累然北面其長者與張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次子與遂絕帝既登大位亦念非子興何以有今日雖追封王號建祠滁州以中牢祀令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又有謂帝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籌辦不得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威武乃知蛟龍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爲人所制使漢祖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子興雖大有造于帝業而我聖祖當日即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兩議具在參以愚生臆見滁陽王翼植我聖祖思固厚乃我聖祖所以自致于滁陽王者報亦不薄居恒從戰每出必力爲德崖縛于寨則趣彭早住出之又行金賂趙均用親信使釋憾保滁城復進取和陽用虛聲却元兵設策竭謀無纖毫滲漏諸所報効視滁陽王所知翼而覆庇之略相當時滁陽王固在帝絕無意盡統其兵蓋赤心爲王非自爲也但天命所在已屬意我聖祖父矣豈待子興既死然後乃移而之帝乎哉非

諄諄命之也。孟子曰：天不書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游定遠則得義旅三千，取橫瀾山，破義兵營，則得軍二萬。欲謀渡江，則水軍將歸以舟師，又親拔采石，下姑孰，入建康，疑騷乎奄有大業，實于定鼎。金陵始基之，此豈人力也耶？天也，且非獨此也。元至正辛卯，前劉基遊武林，汎西湖，縱酒博呼，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浙猶全盛，諸座客皆大駭，以爲狂。直至我聖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吾西湖言驗矣。故曰：天也。設謂人事所兆，罔關天命，則俞廷玉、左君弼皆巫師彭祖黨也。何廷玉水軍以與君弼不相能，故先乞降歸附，而爲君弼者據地結黨，勾引蠻子海牙及趙普勝等，狠天作仇，與我王師爲難，兵連禍結，日事干戈，上下十餘年間，左顧右盼，朝覲暮奔，如漏網魚，如傷弓鳥，走安豐，復走汴梁，以託身異域，捐丘壟，棄桑梓，使衰白老親，糟糠荆婦，獨居寡處，天各一方，倚門倚廬，日以爲歲，即已亦念流離數載，艱苦備嘗，得帝賜書，悉中微隱，又歸其母，感刻銘心。君弼獨非人情乎？能不以所守陳州納款請降也哉？至是則君弼之較廷玉等降也，所爭特分先後耳，使不有君弼之負固，則廷玉雖欲歸我，不必若此之

速而我聖祖不得水軍，亦何所恃以爲渡江舟楫，即進取金陵也。金陵爲建都勝地，險限長江，不先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又何能所向必克以上取荆楚，下定三吳，吳漢並稱，助敵幸先後慶戰次第以制其死命，始得東平閩粵，西抵潼關，南下滇黔，北收齊魯，遂至八省直抵以極于海，使百年胡虜之腥膻蕩滌無餘，掃除殆盡，不然者，左右牽制，緩急失着，而欲以成功，難矣。然則君弼之敢螳臂爭車，爲我以驅廷玉，使我王師用兵自此起者，不獨南北薰并之基業于此創始，抑亦夷夏乘除之氣運一大關頭也。故特拈出巫黨一征，列居戰功之首，以不忘所自焉。此亦愚生管窺之獨見，從來無人及之，未識有當于聖武否，敢以質之高明。